



《北齐校书图》中女子化额黄妆

## 梅花妆引领风尚数百年

人们去梅花山赏梅的时候，会看到一座南朝宋武帝刘裕女儿寿阳公主的雕像。她创造的梅花妆，引领风尚数百年，从南朝流行到唐代。

据《太平御览》记载：“宋武帝女寿阳公主入日卧于含章殿檐下，梅花落公主额上，成五出花，拂之不去。皇后留之，看得几时，经三日，洗之乃落。宫女奇其异，竟效之，今梅花妆是也。”当年寿阳公主去梅花山游玩时，恰巧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头上，吹拂不去，三日之后才洗落，额上留下染成五瓣花的形状，很是美艳动人。宫女们纷纷效仿，然后又从宫内传到民间，成了风靡一时的梅花妆。

梅花妆不但是爱美女子的心头好，也成了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好题材，可见流传之广、影响之深。五代前蜀诗人牛峤的《红蔷薇》中有“若缀寿阳公主额，六宫争肯学梅妆”。唐代诗人李商隐在《对雪》中写下“侵夜可能争桂魄，忍寒应欲试梅妆”。

“梅花妆因贴在额头，归属于花钿一类。”黄强介绍，花钿是古时妇女脸上的一种花饰，又称花子、花钿。寿阳公主的梅花妆是在额上画出花瓣妆，或用花瓣饰品贴在额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花钿使用金属材料后，又分为两种：无脚花钿与有脚花钿。前者与梅花妆接近，以薄片饰品贴于额上；后者则是金属材料，连接上短柄，插到发髻上，成为发簪。江苏南京北郊、郭家山、幕府山、中华门外南山顶等多处晋墓出土了金质花钿实物，薄片花瓣形花钿与有短柄的鸡心形花钿都有。梁朝庾肩吾《冬晓诗》中说“紫鬓起照镜，谁忍插花钿”，用的是“插花钿”，而不是“贴花钿”。南朝徐陵《玉台新咏·序》中也有“反插金钿”之语。

# 六朝女子妆容走在时尚前端

江南春意闹，赏梅正当时。

南京人自古爱梅花，六朝时期的梅花妆更是在中国服饰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“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时期，尽管当时时局动荡，但是风气自由而开放，尊重个性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，服饰妆容方面也是如此。可以说，六朝女子妆容走在时尚前端。”

近日，服饰史学家、江苏开放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黄强接受记者专访，解读六朝时期女性妆容。

## 酒晕妆、桃花妆、飞霞妆……造型多样

除了花钿，六朝时期女性脸部妆饰还有酒晕妆、桃花妆、飞霞妆、晓霞妆、面靥妆、半面妆、斜红妆、啼妆等多种，变幻出各种造型。

“涂脂抹粉是常用的妆饰手段，早在战国时期，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米粉和胡粉涂脸，米粉可增白，胡粉可扮艳。六朝时出现了胭脂，与白粉等搭配，丰富了妆容的色泽与品种。”黄强说，当时女性先在脸上敷粉，再将胭脂放在手心调匀，涂抹在两颊上，显得白里透红，与众不同。颜色浓的是酒晕妆，颜色浅的是桃花妆。若在脸上先抹了一层薄薄的胭脂，再以白粉扑在上面，粉里透着白，就是飞霞妆。

位于酒窝处的妆饰，称面靥，也叫妆靥。据说由东吴南阳王孙和的爱妃邓夫人发明。

据载，两人嬉戏时邓夫人脸颊被误伤，太医采用水獭骨髓与玉屑混合的药膏给她治疗，涂抹后脸上留下红色像如意般的痕迹，但是这个疤痕别有韵味，衬托得邓夫人更加美艳，引得众人效仿。

半面妆（只画半个脸的妆）始于成语徐娘半老的主角——梁元帝萧绎的妃子徐昭佩。徐妃系梁朝将军徐琨之女，美丽出众，个性上特立独行，因此才敢化半面妆，戏弄“独眼龙”梁元帝，理由是皇帝一只眼，只能看到半面的妆饰。

啼妆是一种夸张的妆饰，以白粉敷底，再用油膏在眼下点妆，如一滴泪痕，形成令人怜悯的效果。首创者为汉桓帝朝大将军梁冀妻子孙寿。《汉书·梁冀传》中记载：“寿色美而善为妖态，作愁眉，啼妆，堕马髻，折腰步，龋齿笑，以为媚惑。”“以为媚惑”是孙寿创制啼妆的动机，也是她所希望达到的效果。

## 红妆、白妆、墨妆……色彩缤纷

六朝时期的女性妆容，从色彩

上可以分为红妆、白妆、墨妆、紫妆等，美丽缤纷。

红妆，以胭脂、红粉涂抹脸部。据黄强介绍，红妆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，六朝时得以发挥，颇为流行。《木兰辞》云：“阿姊闻妹来，当户理红妆。”南朝齐谢朓《赠王主簿》云：“日落窗中坐，红妆好颜色。”红妆的涂抹方式有两种：一种先施白粉，然后再敷以胭脂；一种先用胭脂打底，然后再罩以白粉。尽管妆饰手法不一，但胭脂多集中在腮部，故双颊均呈红色，而额头、鼻梁及下颌部分则露出白色。“中国传统人物画在描绘仕女脸面时有留‘三白’之法，即从这种面妆发展而来。”黄强说。

白妆，以白粉覆面，不用胭脂。在胭脂匮乏的时期，用白色让脸面白皙是常用的方法。五代马缟《中华古今注》曰：“梁天监中，武帝诏宫人梳回心髻、归真髻，作白妆，青黛眉，有郁髻。”淡施粉黛，最能表现天生丽质的美丽，面容洁白如梨花，纯洁无瑕不染纤尘。

墨妆，以黛色饰面，不施脂粉。“墨妆出自北周（后周），本不是六朝的妆饰，但其对应时代是六朝。”黄强表示，《隋书·五行志上》记载，后周大象元年“朝士不得佩绶，妇人墨妆黄眉”。“墨妆的出现并非偶然，当时北方民族民风彪悍、崇武，女性也受影响，加上物质条件匮乏，女性妆饰受到条件制约。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女性就地取材，以杉木灰炭研磨成粉，施于眉毛和额部，强化了眉毛与脸部妆饰。”

紫色在古代属于高贵之色，隋唐以后的品官服色制度，将紫色、红色、绯色定为高级服色，只有高官才允许穿紫带红，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”。六朝时出现了紫妆。魏文帝宠信的宫女段巧笑，时常“锦衣系履，作紫粉拂面”。

（据《金陵晚报》邢虹）



龙首纹龙形玉饰

## 玉琮变盘龙 抬头见吉祥

2000多年前，能工巧匠将一件残破玉琮改制为盘旋玉龙，使旧物焕发新生，纳祥转运。

这件龙形玉饰出土于南昌汉代海昏侯刘贺墓。出土时，它套在一个铜杵上作为装饰，保存完整，和田白玉质地。玉龙盘旋而上，尾部围拢成半圆，身躯则和左右两侧弯转的足部形成直角，整体轮廓外方内圆。背部还高起一方形短凸棱，凸棱上有一横穿孔。这样特殊的形制，为别处所未见。

“这件玉器的本体是早期玉琮，成形年代最迟不晚于战国早期，辗转流传数百年后被刘贺收藏。”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军说。

为什么说成形年代不晚于战国早期呢？专家表示，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，经过漫长的文化晕染才成为今天的形象。龙头较小、一字角、卷凸鼻、闭口，龙身满饰龙首纹是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的共同点。进入战国时期以后，龙身多以谷纹、涡纹等为主要填充纹饰，少见龙首纹。故推测该玉器的成形年代不晚于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早期。

玉琮为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，是中国古代玉器中重要而带有神秘色彩的礼器。《周礼》记载，“以玉作六器，以礼天地四方”，其中“以黄琮礼地”。时代不断在变，曾经庄严的礼器在失去其礼器功能后，并未被弃之角落，与中国图腾信仰之一的龙相结合，变身一条蜿蜒的玉龙，传递新的美感与祝福。

杨军说，古代玉器改制的原因通常有两种。一是惜玉。因玉器材质本身较为珍贵，且器物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。在后期使用中，受损的玉器往往被改做它器，或者是素器流传到后世被添上纹饰。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是普遍现象，商周时期仍较为常见，至战国及以后逐渐少见。二是创新。当一件玉器所能蕴含的意义不再符合时下的心境、价值观，人们就会破旧立新。比如，在奴隶社会，玉琮是至高无上的代表；春秋战国时期，以玉琮等礼器为象征的王权逐渐失去束缚力。人们的思维在开放中不断打破禁锢、推陈出新，表现在物质上，玉琮就成了这种社会情绪的释放载体之一。

（据新华社 袁慧晶）